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六八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賢確論

宋 不著撰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至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歷代名賢確論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吳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其說散見文集中或病其不歸於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錫山錢孟澹因其書不能家有因刊以傳世云云而亦不詳作者為誰近世所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提要

刊本或有題為華亭錢福所輯者然福以弘治三年庚戌登第寬序作於弘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時不應不知為福書殆後來重刻者托福名以行殊不足信按諸家論著皆至北宋而止其書甚宏作甚洪猶避宣祖廟諱則理宗以前人所作考宋史藝文志有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蓋即此書惟此本較少四卷稍為不合或史行四字或刊本併為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家琪

百卷以取成數均未可知觀其評騭人物自
三王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標列主名其總
論一代者則稱通論以別之雖不標十七史
之名而核其始末恰應十七史之數其為宋
志之所載益足証矣所引唐人之文如羅隱
論子高梅子真盧藏用論紀信張謂論劉宋
代晉諸篇皆唐文粹諸書所未錄蓋宋時場
屋有試論之制故輯此書以為舉業標準雖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提要

亦揣摩程試之學然去取較有剪裁視陳繼
儒古論大觀之龐雜叢勝者固不可同年而
語爾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歷代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
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
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
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
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
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
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序

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
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說不肯附和如
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至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
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
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
錫山錢孟澹出江南大族好為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
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

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
耶弘治十七年夏四月吉旦資善大夫掌詹事府事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長洲吳寬序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序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

三皇

三皇之化

堯

遺風

柳州

刑賞

東坡

比屋可封

東坡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卷一

鯀治水

王荆公

頰濱

許由

柳識

東坡

三皇之化

六一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
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
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
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
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

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
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
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
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
百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
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
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
犧神農黃帝之為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
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
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命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
鞭扑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
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
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
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
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
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

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
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
則詛民於神明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
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
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遺風

柳州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微
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以足用而
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

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

刑賞

東坡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論衡

四

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論衡

五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比屋可封

東坡曰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鯀治水

荆公曰堯咨孰能治水四嶽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雜論

六

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潁濱曰四嶽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嶽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嶽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知治水者雖聖賢不能也是以堯

舜皆不自治使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許由

柳識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雜論

七

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倚歟先生山水齊名

東坡曰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

之間嶽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
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此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曰士有簞
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又曰巢由
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
失為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
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卷一

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
誠知揖遜之水尚汙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潤夷齊
之口乎予以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
不驕士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

舜

象耕鳥耘

陸龜蒙

塗廩浚井

陸龜蒙 溫公

瞽瞍殺人

溫公 頴濱

舜制

孫明復

無為而治

孫明復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
卷二

舉十六相去四兇

孫明復 曾子固 范文正
公 東坡 鄭獬

南巡

溫公 昌黎

命九官

荆公

象耕鳥耘

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
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予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
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
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

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
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耤者去
秀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
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
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兇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
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
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
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
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
能變其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雜論
卷二

二

塗廩浚井

陸龜蒙曰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
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
注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
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
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

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
術免也固堯使最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溫公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
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
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
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得不利其子之為
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
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
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
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雜論
卷二

三

瞽瞍殺人

溫公曰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
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
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
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

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禹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頽濱曰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入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舜制

孫明復曰舜既順堯命庸十六相放四兇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

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歷久而不相瀆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巍巍羣羣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止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

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舜自歷試與

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
事垂法為萬世利者多矣今子止以舜因一人之服
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
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也坤者臣之
道也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于裳示
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
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而不相瀆者始諸
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

天子之位益增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
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逾於此矣故曰吾
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無為而治

孫明復曰無為者其虞帝氏之大德歟非曠然而不
為也者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
而以天下授之于人自生民以來虞帝氏一人而已
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

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玄德升聞堯遽以天下
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其天下者
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
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
民不異于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
之道盡與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已夫舜之天
下者堯之天下也舜之道者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
堯而終傳之於禹以舜之治無為也章章矣噫上無
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
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觀伏羲下託
文武筆于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者伏羲也黃
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而止曰舜也歟哉若以
無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
六宗又曰覲四岳頌瑞于羣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
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
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

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又曰禹汝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
殖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臯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
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之親刪也孔子觀
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為哉由
是而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此又章章
矣吾故曰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
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

舉十六相去四兇

孫明復曰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
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無為
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
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儉佞媮巧之臣迎而啓導
之既不能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往往引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論語
卷二

八

老清淨虛無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於君德

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
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
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
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
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
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論語
卷二

九

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
三苗四兇雖積其惡而不去也若盡舉八凱八元盡
去三苗四兇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
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
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

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曾子固曰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對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

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范文正公曰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

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忘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兇此其時矣

東坡曰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

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以為堯

鄭獬曰四兇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

舜也書曰耄期倦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窳而不
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四兇之惡始暴焉攘而
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窳然歟果堯
以為能也撓堯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曷不若禹之
於水也堯不去四兇以有舜也惡之未暴也不則堯
去之矣舜不堙水得之禹也不則舜堙之矣故四兇
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聖人躡而起欲揭
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熠然骨次而心螫則其
鼓號令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為首
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
正卯為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兇
岐於是乎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
四兇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焉
堯不已誅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慮夫戾舜
者故恭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眡繼者能乎否也
舜果曰能之曷席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

果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
矣說者果有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南巡

溫公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
朕師是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
莫勤于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
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
以為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于蒼梧之
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
言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
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
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為陟方也嗚
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為非聖人豈非孔
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歟

昌黎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
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

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所立題曰湘夫人碑今
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
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
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
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
為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
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
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
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
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
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
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
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
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

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
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時二妃從之不
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日以謀語舜脫舜之
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
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度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
命九官

荆公曰舜命其臣而教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
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
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
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
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
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
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
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為新命者
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